

电视剧《繁花》刚刚收官，作为近几年难得一见的方言电视剧，在精良主创团队的助力下，开播以来热度居高不下：豆瓣开分8.1，央视八套首播10分钟收视率破2，峰值收视率2.6……除了导演王家卫呈现的镜头美学和真实还原的海派文化，还有剧中大量上海本地演员的加盟，都让上世纪90年代的沪上人物被刻画得更加鲜活。

剧中，戴军饰演的黄河路上的金美林饭店金老板，从刚出场晃动金项链时轻浮油滑的语气和闲散的步伐，再到被太太发现时慌乱的神情，轻佻又无能的软饭男形象顿时立住了。很多人认识戴军是从他演唱的歌曲《阿莲》开始，但实际上，他又是一位出道以来参演过多部影视剧的“老演员”。虽说拍戏这件事他并不陌生，但和王家卫合作上海方言剧却是一个全新的体验。

1月8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了戴军。

## 《繁花》里王家卫给他换角色 戴军：演金老板，真是一跤跌进青云里！

### 试镜乡镇企业家 王家卫导演为戴军换角色

有网友说：“能演王家卫的戏，就像是在镀金。”这句话在华语演员身上似乎确实是应验了，即使不知道最后演什么，但演员们都很珍惜这样的合作机会，戴军也不例外。

在之前的演艺经历中，像戴军这类资深演员，基本上都是觉得剧本合适、片酬合适就接了，不过在《繁花》开拍前期，演员们都要按照王家卫的要求，如同新人时期那般——拿着一页纸站在摄影机前试戏，用戴军的话来说：“往那一站，多少有点紧张和尴尬。”但就算这样，在接到《繁花》邀约后，戴军还没沟通相关事宜，便第一时间赶往剧组。

实际上，戴军最先试镜的角色跟他本人的经历没有什么相似点，是一个在众多老板面前表现得畏畏缩缩的乡镇企业家，所以在刚开始面对镜头时，他并没能快速进入角色的状态。

据戴军讲述，当天现场，曾经跟他合作过的张建亚导演，亲自给他示范时不慎绊倒整个人摔了出去，七十多岁的老朋友还亲自上阵，着实让戴军钦佩不已，同时也深感震撼。就在此时，王家卫也到了现场，他看见戴军的第一句就是：“十几年过去了，你怎么一丁点都没变？这个角色不适合你，我们再商量一下吧！”原本以为，和《繁花》的缘分就此结束，但最后戴军得到的却是颇有戏份的“金老板”，戴军说：“这真是一跤跌进青云里！”

艺术源于生活，演员除了要有扎实的基本功，还要有对生活敏锐而细致的观察力和感受力，才能真正“生活”于角色的精神生活。在戴军心里，“金老板”是一个典型的老上海小开一样的男人，他说，自己小时候见过这样的人：每天捋得非常时髦，然后仗着口袋里有点钱，尽干些不着边际的事。得益于成长过程中所观察到的景象，在进行角色创作时，除了搜集相关资料，他也时常回忆起小时候身边那些爷叔的模样，揣摩他们身上典型的性格化动作，再融合进人物里。“所以，我还是比较容易把握得住这个角色的。”戴军说。

### 用家乡话演戏 请喜剧泰斗帮忙纠正语音

谈及在拍摄期间最有意思的一场戏，戴军没选择需要演员情绪大开大合的戏份，而是说起了金老板出场的第一场戏，也就是让小江西喊他“老公”送金项链那场戏。影视拍摄具有非连续性，通常剧组在拍戏的时候，由于要节约成本和时间，以及协调演员档期，都是一个场景的所有戏份统一集中在一个时期进行拍摄，甚至还会出现颠倒顺序拍摄的情况，这需要演员有极强的信念感和想象力。但是这一次，戴军所有的戏份都是顺拍，所以拍摄时人物情绪是连贯的。“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这样的，虽说



《繁花》中金老板出场，送小江西金项链。



戴军一直在努力突破自己。

这样拍戏确实浪费时间，但是真的会更容易帮助演员找到角色，把握了角色的基调，后面的戏就好拍多了。”

在这部上海本土演员云集的电视剧里，上海话台词自然是一大亮点。虽说用“母语”演戏，但还拥有主持人身份的戴军，由于在生活中几乎从来不说上海话，开拍之前，他在语言上反而还经历了一轮“调整”。在之前的主持生涯中，他的普通话一直被观众诟病带有南方口音，于是在六年前，他便潜心在话剧舞台深耕。为了这一次的拍摄，戴军特意去请教了上海的喜剧泰斗王汝刚老师，请他帮忙纠正语音，因此在剧中，比如金老板被范志毅饰演的范厂长一脚踢飞的那场戏里，戴军说“脑浆打出来了”，就是他自己设计的台词。当然，根据戴军的描述，只要是带有地域特色的词，王导都是允许他们添加的。

方言的可贵也许就在于它是一种能直观表现一方水土人文风情的有声表



金老板和小江西。

达，正如戴军所言：“用家乡话演戏更能让我们的表演松弛下来。”自然，方言版本的呈现效果更胜一筹，这也在意料之中。

### 集多重身份于一身 “射手座的人都不安于现状”

《繁花》的热播，不仅捧红了一拨上海籍的演员，也炒热了上海的很多景点。虽然镜头中的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让一些网友觉得繁华得不真实，但是对于在上海土生土长的戴军而言，属于他的上海记忆就是“五光十色”的。

20世纪90年代初，每年春节，他都会在乍浦路请同学、老师们吃饭；初五的凌晨，会去食街看烟花、迎财神，烟花一家放得比一家大，放完后整条街上就会有厚厚的一层“红地毯”。“那就是我对那个时候的记忆：热闹、繁华、五光十色、东西好吃。”戴军兴奋地说。后来，乍浦路人气消退，他们家吃饭就转移阵地到黄河路，“有时候没有时间吃饭，我就去吃佳家汤包，我至今都觉得，黄河路的这家汤包，是全上海的最佳！”

像戴军这样，集主持人、演员、歌手、作家、天使投资人等多重身份于一身的艺人确实不多见。他打趣地形容自己：“射手座的人都不想安于现状。”出道至今，他的身份不停转变、不断丰富，他一直在路上，力求让自己不要成为某一个已经没滋没味工作的“熟练工”。戴军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把愚蠢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熟练了，但每次我看到了自己的愚蠢，都会努力去寻找另一个赛道，从头再来也没有关系。”

### 对话

#### 王导在片场没戴过墨镜

记者：和王家卫导演合作是什么感受？像传闻中的很神秘吗？

戴军：王导是个很好相处的人。这次在生活中和片场，我都没见他戴过墨镜，脸上永远在笑，精力极其旺盛。演员找不到感觉的时候，他又亲身示范，身段和眼神都很到位。其实很多大导演在生活中和大家从媒体上看到的形象差异巨大。前些天我在泰国清迈跨年的咖啡馆，碰见了王小帅和张扬两位导演，他们就端着咖啡，坐在马路牙子上，完全没有片场中严肃的感觉。

记者：这次你和范湉湉在剧中饰演夫妻，你和对手戏演员在片场有没有特殊的相处方式？

戴军：我和范湉湉以前就认识，拍这部戏的时候，我俩一直都是“老公老婆”这么喊对方，到现在戏都播完了，我俩还是没有改口。我坠楼躺在车顶上那场戏，那天非常冷，我又不能多穿衣服，一直想发抖，但是一想到卢美琳从此失去了金老板，她得多难过啊？我止不住地悲从中来，当时有眼泪在眼眶里转，我硬生生忍了回去。

记者：听说是你过生日那天拍的坠楼那场戏，那天的感受有什么不同？

戴军：那是2021年11月底，坠楼戏就安排在了23号我生日那天晚上，我拍完坠楼戏就杀青了。当天中午妆发完了就戴好威亚在片场等着，我知道剧组在拖时间，准备过了晚上12点再拍这场戏。晚上11点55分片场灯光突然大亮，蛋糕香槟都推了出来，然后就是点蜡烛、许愿、喝香槟、拍合影环节。12点10分，我已经站在了五楼的窗外，说是五楼，因为层高很高，差不多有十层楼的高度。坠楼戏拍了十几条，最后一条，我把脚踝磕了大包后才终于大功告成。

记者：排骨年糕已经火了，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其他的海派小吃吗？

戴军：强烈推介大家可以去黄河路试一下“佳家汤包”；还可以去老城区，在弄堂口吃一下“油墩子”和“糍饭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吴德玉 见习记者 王一理 图据受访者